皇清文穎續編

皇清文穎續編卷十三

箴一

衍十思講義箴 謹序　彭樹葵

臣

棨天下之大繫於人主之一心而其要在思洪範云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者心之官君心正而後百度貞焉靜而存之在戒懼動而察之在愼獨當其洗心藏密無息不與天下之務相周是以典謨所載古大臣之

告其君者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勅幾之學慎思之謂也求之後世若魏徵之十思疏其庶幾乎徵之言曰知足曰知止主靜立極息事寧人也曰自牧曰百川謙能受益廣能容物也曰三驅曰敬終槩不可極安不忘危也曰虛心曰正身孰兩惟中表端自上也曰無謬賞曰無濫刑是非存三代之公刑賞皆忠厚之至也大哉言乎德業畢該開存

共貫訖者謂貞觀之治幾於刑措徵之力居多焉蓋人主惟一心而攻之者百危微之界治忽因之少不自檢則一之數不敵夫百之數而心之存焉者寡矣誠思之念天命之靡常凜民喦之可畏方朝乾夕惕之弗暇而敢以逸豫爲哉此十思一疏洵座右可銘千秋爲鑑也雖然匪知之難行之斯難匪行之難終身而行之斯難覽如太宗治如貞觀而十思之後流爲十漸然

則愼厥始尙克圖厥終哉臣惟古者天子之聽
政也士獻詩史獻書師箴瞍賦近臣盡規庶人
傳語臣不揣固陋敬撰此義期於發明十思之
旨依韻成章爲十箴以獻

情動則流主一則正收視於無立體以靜毋逸一身
而竭百姓方寸之中萬物托命惟時惟幾克念作聖

其一

周成靈臺民樂上僭漢輟露臺上恤民産經野則彈

體國以限宅是丕基履若雲棧肯構肯堂式在方版

其二

居高而倡下必應之匪惟我應物售其私爲瘖爲潤爲怨爲咎悔生於亢云何不危哲后視遠其惟聽卑

其三

在器而欹在盈必反容之溉之何溢何損海潤江長

其四

源深流遠端倪旣呈怵惕恐晚水哉水哉監於有本

雅有吉日風有騶虞然而禽荒奔車稟乎聲律身度無戲無渝兢乃庶事戒於三驅子雲相如麗則非誣

其五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慎終如始道積厥躬健故無息敬以守中一其志氣與天地通翼翼勉勉純王之功

其六

衡之在握鑑之在懸明乃昭質中乃達權穆穆以處或失則偏察察爲斷或失則專是故睿聖虛中洞然

其七

取是為非變白為黑必有小忠以濟罔極至誠如神端由敬德易事難說承家開國無偏無黨剛克柔克

其八

天道下濟煦枯而回無私者德亦必因材情溺則喜濫恩以開酬庸勸德貽厥方來無有作好迺言念哉

其九

明罰敕法在帝之欽時至秋肅而天何心怒一不測

文乃刻深平情當理以爲君臨刑措在古恥格斯今

其十

無逸箴

龔學海

粵稽帝王敬勤代起允恭温恭唐虞同矢禹曰明德祗承不忘湯錫智勇聲色必防夙夜祗懼大武飛騰漢祖唐宗亦知冰兢宵衣旰食鴻基丕振溺志晏安匪貞斯吝昔在成王受命之年周公輔弼左右克賢一日萬幾紛紜莫必公也憂焉誥以無逸皇自敬德殫述天命稼穡艱難痌瘝萬姓中叙殷德三宗合符畏天保民享國無虞文考造周徽恭恍覩五十年中

寧謐西土下戒殷受沈湎麴蘖庶邦惟正盤樂用輟
卒由先刑蕩平道路小人怨詈勿詰勿怒嗚呼七發
往復詳明承謨顯烈鞏固周京吁嗟治法旦論盡善
存亡之幾勤怠之轉操之者成舍之者敗設誠致行
斯征斯邁深宮祓濯培養太和明庭交贊喜起賡歌
思艱圖易允升大猷億萬斯年誕荷天庥

五箴謹序　　朱珪

珪奉

命內直得侍

殿下於上書房越今五年中間巳亥仲夏奉

使典試閩中仲冬歸還講席者半載耳

殿下天性醇粹好學時敏既熟於經傳爲詩文日

進而於大學理欲義利之分史策是非邪正之

辨尤三致意焉今年八月珪聞視學福建之

命減戀交集蓋將三載遠違

禁廷豈能恝乎

殿下寵以七言六章情文斐亹捧讀沾臆伏惟情

固無窮而理貴有益鹿鳴之詩曰人之好我示

我周行隰桑之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然則

言之切於身心者亦誰之所以自效者也竊慕

瞽史師工之義作五箴一曰養心二曰敬身三

曰勤業四曰虛己五曰致誠以獻敬答

厚意焉

養心箴

心惟天宇虛則善受心以思官靈該萬有百體聽令隨厥左右理之不存欲據而守憧憧往來物引知誘神之弗瑩氣餒而糅離焚坎溢乖其儕耦動靜交養主一則壽寸田可治培禾拔莠寡欲斯善存存允若

敬身箴

身爲家本修之則昌身以德潤敬之則强威儀抑抑

非友之章視聽不忒非佩之鏘無曰狎侮耳屬於牆無曰宴安神瞰其旁與賢士親芝蘭襲芳爲善日益不扶而長君子之身萬夫之望曷其弗敬而壽而康

勤業箴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大業富有非勤曷萃彼農搰搰芸疏種穊一飽是謀亦孔之瘁耽耽廣厦或逸厥志不思其艱而圖其易運甓有庸惜陰如馱無奮於暫而久則劬緝熙之光日省月計誰曰道遠千里以至

虛己箴

禹惟不矜莫與爭能顏無伐善拳拳服膺一言之哲一藝之勝招搖自市中乾外弸河伯觀海望洋自懲上善若谷萬籟是膺皷之揚之不過斗升土壤不讓爲岡爲陵闢過取善德以日增虛己求益錫我百朋

致誠箴

桴鼓有響方圓有影謂彼可欺我已自省植核於園汲泉於井無揠其萌而斷其綆口惠不實不如晝餅

有美在中可以衣褧發言必信改過必猛如揭日月

而無蔀屏一室樞機千里引領致曲能誠慎知於静

念勤九箴謹序　江德量

乾隆五十五年龍集上章月名貞壯恭逢

聖壽八旬泰元增發保右申命

列祖篤祜

五世延祥闓澤渙大極之泉肆眚福無方之外官集

奮庸之俊野游擊壤之叟

文思被於四表

威稜抗乎八荒嶽效川修鯢趨鰈致廣輪均禧陬壖

禔福惟

皇上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沕潏湛濊暢垓沂埏

協氣旁覓薰爲太平吉帛翯於翠堵仙蝶翾於

太常誕菁倍健孳之男嘉禾茁秩生之秠艾珉

耋嫗瘯百齡穊曾元者纍牒而疊告泯泯懷生

含甘吮滋鱗萃仰流以祝我

后億兆京垓萬載無疆之壽我

后虔鞏勞謙夙夜不敢康斥瑞應之藻文抑祝

廱之縟節懼從臣嘉頌游藋歡謳之藝以飾也爰

扶疇範之精

厘蕃廡之備

篆八徵毫忿之寶

製記以訓天下萬世歲正元日

温綍實降普蠲租賦鉅典備舉

郊

廟

壇

學

躬親祼燎遂

東巡守至於岱宗

省方觀民幸

闕里

召試魯諸生藩墉隍時直隸吏有不治盜者皋之江

南有奸胥蠹民者寘之法下其長於理

迴鑾策多士於
廷授官有差
駐蹕山莊時於幾餘猶集期門佽飛之士校射如例
先是巴勒布生番嚮化內附而安南國王阮光
平親身入覲其蒙古外藩衛藏喇嘛及朝鮮琉
球暹羅南掌緬甸社番土司等皆懔誼蹈仁後
先麇至七月
車駕至

圓明園八月

還京師萬流磐瑞九陌臚歡夾轂分鄽駢肩櫛縰於

聖節日

御太和殿受萬國賀臣 侍班豹尾肅覩

朝儀用仰

丕天之大律肯源

帝念之克勤洋洋乎若

德頌讚莫能名已謹按小雅序庭燎美宣王也因以

箴之毛萇謂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左氏傳箴尹

之官亦訓在勤是皆祖唐虞勅命賡歌頌不忘

規之情昔帝嬀期頤謨弼在茲之念周武綏萬

訓矢夙夜之勤我

皇上念切庶徵而以五之斂福與九之三憂同凜孜

孜惕惕之戒艮以憂勤致福千聖一揆也臣謹

推廣八徵之

念退做九州之箴蓄包犧以八定卦實以九演爻極

之萬一千五百二十探策綿延至於無可紀厯
統於九而實肇於九故九紀者
大圜之所成化也
九廟者抱蜀之所觀德也九式者匪頒之所沛恩也
九刑者勅罰之所弼教也九官分職亮凝績之
熙九功惟敘懋厚生之萬九類煥文章之祖九
伐馭張皇之威即共球之輯享王之來亦以九
賓昭其儀約之以九而我

后所念

壇

廟之祀雨暘之時中外之政民物之養皆備已夫衛

武公侯度也年九十五不忘警御之箴作懿戒

以訓御於其國宋眞宗中主也若陳彭年於誕

節獻大寶之箴以雍容其忠孝矧幸際

冠德卓蹤錫羡曼壽之世者哉敢瘝官箴發揚

聖軌竊比矇誦敬告庶司辭曰

泰元斡運於穆不已

崇效弗違

健行同體

躬親

祡祈懿懿歆升

講筵闡義培栽覆傾

君子自彊貞於高明峻德同天堯曰允恭純德享天

文曰肅雍旦明弗渝盤杅銘在天官贊王敢告冢宰

右欽若箴

聖作

明述求福聿懷栩峯

書事猷式基開

定制銘石

垂戒鐫牌五福祀

恩四箴適

訓典披

實錄

詩抑平韻拓跋可鑒摛詞示後宋孝荷安嘉名則負

聖訓孔昭萬世聰聽欽哉

紹聞敢告宗正

右繼述箴

陰陽和甘不私一類免漕黐租二千萬萬酌灘翱祥

澤解邱渙

族燕溺九耆筵集千華階普晉微肯予溯虎旅宿飽

鑾章式宣獨行表宅無告給饘節儉

製論

皇愼永圖

自奉則約徧

德則腴賚悅四海惠尊五美賜予必書敢告內史

右敷錫箴

三殺三宥蘇論不經縱囚來歸貞觀沽名大哉

王言監茲祥刑秋讞亭擬其生是求輕非邀譽重乃

罪浮刃傷申禁爰書徵榜憲使馳軺璋原雪壅光徹
覆盆風澄投飾鑑無留影權乃在衡惟刑之恤敢告
廷平
右降典箴
唐德宣三周牧倡九
帝攬乾綱太阿在手鏡燭準平視其自取勿謂
帝遠縱盜者譴勿恃爾名徇蠹者懲姑息爾屬爾餘
斯覆甄錄有

命仍杜其競各盡爾衷懋官懋功飭篚飭燕敢告百
工

右蠶工箴

芸芸烝烝綺疊鱗室唯民有依依於
無逸黛耜
親畊青旗載
蹕奠海讋河民生攸恤徐豫防宣豬龍波閼仁壽已
登雨賜猶

飭振發有加撫循先亟助給貸粮代賑興役傾不涸
倉絡備弗惜久道占恒無方砻益固本寧邦敢告常
伯

石求莫箴

奎圜漢倬麗藻是則典學遜敏誕敷
文德室孝五經閣羅四庫獵碣瑁刋璧流海注禮秩
其圖律調其元書增
國篆志纂同文

皇書再編

帝歌四輯範古模今文成灑立藝林逮津敢告從臣

右煥章箴

紫閣嵬崔武成九炳蒐閱知方禡征爰整準部犁庭

回疆掃穴寶璽斯徠天球乃戛勒圍擸碉石峯擁堡

鐵壁備威金編效表氛靖臨清城旌嘉義

天戈所揮殲其醜類幄運堵安

睿謨莫神錫號褒勇寫 形象勲事不得已非以耀武

布在

方畧敢告司馬

右詰戎箴

弗征而屬謂之歸順棧山航海慓琛貢賣理藩緐院

會同敵館比於內臣永爲外扞

受之不猜若土爾扈

綏之斯徠若巴勒布前衛後藏及東印度稽首

文殊慈雲西護羅斛仰

威懷其舊都寘封邀

鑒溯其先誕海社樹頒生番附

覲南交款闗虔奉朔正萬里躬趨五章觚易忱迴鑄

金棠叨曳翠南車占波東風測呂昔慕聖人今帡

壽寓

皇弗勤遠化必歸仁

天聲永揚敢告舌人

右柔遠箴

十箴謹序

鮑桂星

嘉慶戊辰春三月

車駕幸乎天津循

舊典也天津爲京師左輔

聖祖四巡

高宗五涖

罽仁闓澤至深且遠

皇上御宇寰海鏡淸

念畿赤河隄各工次第告蕆宜
親臨相度又
廑疆臣或未喻
聖意丁寧
誥誡至於再三仰見
聖人動不爲身所以肅官方恤民隱者如是其至而
臣　恭繹
親政以來各

諭旨證以前後

御製詩文無不互相發明揭日星而貫金石中外臣

工所當服膺銘几宣助

德教於靡極也昔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

箴崔駰胡廣之徒相繼補緝臣竊倣其意推演

聖訓撰爲箴詞曰扈從曰疆吏曰河臣曰漕使曰鹺

政曰方鎮曰守令曰髦士曰泯庶曰詞臣凡十

篇庶幾瞽矇諷誦之義用備輶軒之采擇謹三

薰拜手以進其詞曰

皇帝紹

統首崇儉德風燕尹訓卑菲禹則還淳示素中外臺

職一塵不驚

六飛乃出自近畿始采風觀民甘雨祁祁達析木之

津

曰一豫一遊

省助是循匪射虎於山匪矢魚於淵式維

先矩不懈以勤爾公爾侯臯爾卿士鳬集鱗萃以從

涖止梁鄒之圃燕趙之野滹沽之洵縈

浹澤所釃我來東郊枌榆鬱葱

詩

橋山告行

舜訓恪恭爾毋爾茇我民甘旨爾餱爾糧我民膏髓

矧爾囊橐元黃筐篚纍者東邁素題不枅

龍旗往還輿衛肅然今茲

巡方觀河導川簡徵萑船汰省艣艑寧

卒先恭儉而不箴百兩寧優祓

恩渥而不傷蘆鹽淸易廉尙維德之隅淡泊明志

聖心所俞節以度制震爲福興敢告扈從嚴絕苞苴

右扈從箴

赫赫

帝識風雨會和襟滯山海正域有那濟濟岳牧惇德

匪它表卒方國

皇帝用汝嘉

帝曰咨汝股肱攸毗屏翰攸寄康乂斯民董正百吏毋邇聲色毋殖貨利毋徇人之私而罹罪戾毋譁民之灾而滋怨詈四海之廣臣民之衆匪九官十二牧明聰焉用唯大臣法小臣廼克廉如樹之臬厥景中縣如受之槷迺直爾弦在昔畿輔胥吏猾蠹漁豨蝕藏曰徭役之故

帝繩厥姦而

湯網用疏
曠蕩之恩雲布雨濡在昔畿輔困於秸秷八旗之逋
徧七十州邑
帝矜厥艱而
禹甸用均
寬大之詔茈夏登春疇戴高穹謂光必下濟疇被甘
露謂澤可常致
恩不可倖位不可尸民物浩穰緊賴爾保釐風會移

趣緊賴爾挽推水火土穀川澮墉圻引蕢引恬緊爾
是依率爾典常申爾科禁
帝入爾疆旌庸錫慶敢告疆吏毋負
簡任

右疆吏箴

永定北趨子牙南注挾沙抗行晝域分據右會漳滏
左帶桑乾巨馬易淶滙爲大川捍之以隄紆之以
廣壖鑰束淸渾是蓄是宣洪惟我

祖

宗指掌規畫因天乘地土五而水一

錫名秩祀邁禹之迹

撫綏我億兆帑藏靡惜

皇帝纘

武揆勢度機不紊厥緒治水如治絲昔辛酉夏霖潦

告祲隄之潰者數千百仞

帝用憫焉而補救孔殷徵宣房竹發水衡錢荷鍤雲

屯東版虹騖揃歲而復民用晏然比五稔以還脊揭

遞壆度地規時湍迴瀦財吏曰告厥成

帝曰求厥寧百堵旣安

萬乘式臨辟弗有初鮮勤厥繼靡弗圖大鮮愼厥細

高下土宜淺深水勢徒役僃稽茭薪儲偫師承矩遺

意考守敬舊章議或新采貫仍昔詳勿以勢小而聽

濫觴勿以費鉅而驚望洋勿飾勿糜敬告河防

右河臣箴

天釃二渠衛白波屬滙於津沽轉東南之粟舳艫蔽
空絡繹烟横小舸大艑此焉代貿
帝遣臺臣秉節周歷考量隄括歲以爲率粤漕政之
敝不可殫求折閱侵漁上下賄謀
帝澂其源以遏厥流電埽風清豁然高秋既懲吏姦
仍恤丁乏戸遴殷裕籍汰尫怯一之曰斗槪二之曰
檣櫓孰有邅迴而露章不舉夏之日暑雨冬之日氷
凌孰有委蛇而白簡不登

帝御安瀾鸞旂冊渭辭縭裔裔達津門之次

帝顧漕臣曰民力普存蜚輓雖勞緊董正在人卜式功最劉晏法密遲速不同艱易攸別叙節般轉關梁啟閉航海勢難造舟議窒惟精白乃心庶恪慎厥職敢告司漕持公秉潔

右漕使箴

海王效珍富媼呈瑞筴昉齊正盆沿漢寘淮北利積浙東美濟長蘆鹽法厥制小異渤海之會滄瀛之滙

積玉十場飛雪萬家十七府州百四十屬暨全豫之半是販是鬻引地彊畫算緡部綱榷估旣設廛肆紛厖土沃則佚氣盈則揚
帝車逮止戒毋供張
宮館但塈黝毋絺錦被牆亭堠或雙隻毋臺榭相望
奢則示儉乃國之常
念爾商人世沐
恩

德逋綏億萬籌較通塞

特沛綍綸十行五色峻却金錢千陌萬鏹爾有筐篚

慎封殖之我有閭閻侚矜恤之本攻旣修末業不窳

土物心臧遺訓自古昔士遜綏逋大體克彰陳恕司

榷題柱褒揚

聖人戒專利而黜孔桑

巡覽方岳

宣示

訓行守典奉法曷敢是不覆敬告司鹺奮𦙍惠商

右鹺政箴

巖巖赤縣肅肅黃圖分列鎮衛箕張翼舒七臺碁寘

五壘星布水陸師徒此焉萃處

帝自南苑居行在所旣肆三驅乃齋七步魚麗縱橫

鶴列參伍士飽馬騰雲合飈舉

皇帝曰吁我

太祖

太宗犒用十三龍與大東開我

世祖耆定一戎

列聖繼承載纘武功越我

皇考紀十全之庸手挈神器以畀

朕躬三省苞櫱七載寒暑爬羅洗汰亦莫予敢廷武不可黷黷武則傾備不可弛弛備則玩汰冗選銳士皆貔貅教孝作忠人盡好仇懲爾貪饕矯爾惰窳勤爾訓練實爾戈矛屏翰京師輯寧萬姓

朕則爾褒策勳錫命古也有志蒐苗以時有勇知方

王者之師告爾方鎮安不忘危

右方鎮箴

京邑翼翼四方維則師帥承流式是銅墨龔黃召杜

稱良有司忠信慈惠任乃不疑維春及秋出入

清蹕慎爾封守奔走㲎亟煌煌

寶訓拳膺服習令玆

臨幸不三十日徭役供頓何有鞅掌傳遽徵發何有

搶攘緊爾郡守州伯邑長侯不謹筦鍵而覊食藏帑

侯不慕雞豚而奪民貫繈侯不竭撫字而膜瞶痌痒

侯不勤讞斷而玩視幽枉嚮之柔兮載驟駸駸弦之

調兮渢渢德音恬鱗習安流戢翼歸茂林巧言便給

不如守瓶悃愊無華厥有內心赤緊雖繁鎮之以澹

寧科指雖夥持之以靜深民肅聿嘉政靈必屏勿媚

上官勿勞百姓諭以公彰名由實勝惟淸愼勤請箴

守令

右守令箴

九華之鳳翔我金戺秋秋鶬鶬來郎文始
皇帝壽考追琢其章庸植我嘉禾美厥土疆有造有
德蔚起膠黌揚輝飛文近
天子之光屬車淵旋
翠罕雲互懷璞獻琛以十百數
帝甲乙之復明試以言甄拔厥尤爲多士先
帝曰來汝恭聽朕訓洪唯我

聖朝熙洽昌運崇化勵賢以經術進賈董醇茂揚班
琨儁百六十年金鏘玉振繼賁之厚益得之優藥榜
迭開銓鏡廣掖紆朱拖紫豈繫身謀遵軌做法以爲
民休藹爾規繩無蹈悔尤攄爾德藻虎豹炳彪肅言
之信勿厭其邇孰棄彼大布而寒㝡絖綺肅行之謹
勿侈其詭孰捐彼精鑿而饑錫穅秕惜分兼燭古訓
是祗黜華崇實箴爾髦士

右髦士箴

聖清宅鼎作都於燕甸服五百

聲教首漸

聖祖

高宗屢勤旌旃軒蠶之聲天涓殷闐

皇帝嗣服視民如子

曰吾貌雖瘠天下肥矣雨暘愆咎水旱禜禬禾稼頽

實螟螣災害居深宮之中如履溝澮中夜以興

羌咨孔胥往者淫雨不遑暇食灑沉澹菑俾爾民允

殖既平既成爾民欣欣耕鑿則忘
宵旰則懋爰奉天氣導揚絪蒀
四推既舉乃肇
時巡藹藹桑柘扈扈原隰土緩草諯沮洳之國井邑
汝奠瀦防汝亟汝寒汝纊汝飢汝粒汝孰耆耋用優
賚之汝孰稽逋肆蠲貸之宥汝桁楊誎汝幹年汝獲
有一钁一斤方春剚耜方夏決耘守望相助戶犬弗
狺逌人徇鐸廣訓式遵時和歲豐比瑞星雲揪五揪

三强胥扶筋乃暨汝子孫億年盈殷箴爾忯庶不匱

維勤

右忯庶箴

淵淵

聖德戒盈持滿民事之勤

成憲是纘懋乾設鐸功資補袞十思十漸金鑑何遠

咨爾在廷師師厥官文學侍從接翼鵷鷺華春實秋

實儲梠梗磨玷剔瑕寶礪璧瑗廣爾登進由爾

誨言匪事勦襲允惟責難自古在昔總街儒臣師史
諷誦顧省遺失逮揚馬之倫陳賦麗則曲終奏雅猶
愈夸飾矧遭逢
昌熙翔贊黼黻垂光虹蜺承華
日月寧清裁貴選而聲纖是矜寧獻納論思而古義
弗徵發爾昌言正爾心聲願爲几與杖朝夕奉持行
願爲屏與輿出入鐫箴銘
聖明固無闕敢忘篤棐誠月露詞可芟攻效歌載賡

德裕丹扆歐陽春帖誦美宮闈流聲奕葉翹心
紫闥跽足
鑾旂敬告詞臣頌勿忘規
右詞臣箴

銘

御几臣座二銘謹序　劉慥

臣聞志不惕則神不凜古之人盤盂有銘刀劍有銘戸牖有銘所以觸目而警心也臣不揣固陋敬爲萬世御几臣座二銘其辭曰

天生蒸民作之君師動靜語默日監在茲逍遙寰宇一人是主惟命靡常有德斯祜於皇念哉惺惺靈臺敬勝義勝厥修乃來夙夜戰兢深宮乾惕一夫失所

已飢已溺惟明乃斷惟虛乃公剛克柔克允執厥中
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文德武功有備無患一日二日
端在謹幾漸不可長顯由於微理財有經知人則哲
明慎用刑黎民徧德清心寡欲去佞任賢乾綱獨攬
國本乃堅從諫如流賞罰不忒持滿戒盈溫恭允塞
堂廉咨儆上下交修禮陶樂淑永綏大猷欽哉元首
承先啟後祖考式憑克艱厥后

右

御几銘

堯舜君民引為已任布化宣猷期於克稱夙夜匪懈
端在勿欺天威咫尺豈但四知工同天工位曰天位
受祿膺封何以無愧是惟盡職罔論尊卑各循已分
知無不為敬則生明勤則生敏赴事圖幾息荒怠泯
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殫忠竭智砥礪有加匪狥而情
匪植而黨同寅協恭善類斯廣芸芸兆姓原君同胞
推心置腹轉達恩膏立綱陳紀有條有理吾則歸君

過則歸已防微杜漸勿曠庶官功崇業廣永圖治安守經達權愼終如始道有當然敦行不已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欽哉聖訓克艱厥臣

右臣座銘

靈珀銘 謹序　　劉綸

有珀徑扶寸而膚理瑩澈中含嘉植若若枝若穟細蕊並跗若金粟然　臣等承

勑敬觀且怵目愕以謂見未嘗有及環繹

聖文燦乎如鴻鈞之肖物且又知陽舒陰斂榮落以時信有徵也伏按本草堅爲羣珀之長既未晰其所似別種名物象珀亦祇云有物在中罕聞應節不諐若斯靈之昭昭良由

皇化醇粹萬品苞符珀之告祥蓋其具體然爾永念

知時之珍非矜異物之寶臣不敢以無述乃獻

銘曰

泰元胚胎茲雪腴真宰孚甲茲靈株半子先茁重陰

枯誰衍繁露徵黃圖我

后體物握化鑪四時之柄如轉樞華萃蓂蒂孰與徒

冬榮合朔知非誣願升觀臺攷挈壺執時之信永寶

諸

擬符望閣銘謹序　　吳省蘭

臣惟昊緯上清聲昊淵濬誠通誠復若鼓答桴三靈叶紀氣數莫之囿焉四太起運專幾莫之爽焉夫人睎所未然曰望驗所既然曰符握符自天繫望自人啟悉微漠喁喁款款㬎思懌洽蟠際暢泝呼噏棣通非天下至誠弗克與於斯萬之一也洪惟我

太上皇帝陛下純德廣業具享

帝心惟欲至萬年無疆惟庥仰藍

昊壽粤

御極之初對越

泰元昭告嘿祈冀以撫辰周甲綿

武載筴得

人謂仁敢弗是慎敢弗是懋洎乙卯季秋月朏

御門聽政宣建儲位雲日慶華星海朗潤中外臣庶

圜顱方趾之倫樹領 蛾伏歡呀蹈詠覃喻

太上皇帝之以
御名薦
天告
祖
志定在二十有三年之前其爲符合金山其爲望切
雲霓也維我
太上皇帝誠與
天合所望必符厥符皆望臚舉翔實隸首弗勝紀已

昔放勲八十六載時九族睦親曾不聞下覯昆

來以光引翼學者肇祥朱果鏆金

牒玉曩侍

含飴玆蕃詵羽千祿百福歌緜瓜之初生賦敦葦之

具邇開鄗惇敘

五代同堂振振揖揖調元音於齒舌玩秘文於瑯嬛

業有月將慧能日益是以綺齡翻轂齠歲闈蹤

壹發疊中習貫自然稟

威弧神矢之括度偕衣冠言語之
聰聽禎熙穰燦瞻欽
鎧冑鄭宫旅會幽館循游斯緬斯繼式榘
舊章用鞏邦基
望之符於
祖澤也神器至重所重在民歡喜歌禾之節嗟呀見
龍之候祥巽咨吏靈雨報卿待澤睎暘若時
昭應春補秋助

翠葆翔巡賦豁五番漕糧三度畢逋爲尾盜除倚閣
舊額議減偏青籌卹明粢普淖寫佃餽香戶版
倍元二府藏贏萬億見七代聚五世者接比閭
矣
望之符於民事也湯湯辟雍趨趨獄碣放天一而閣
庋準地四以庫排規鴻都之勒經緬
龍興而訂晷圖禮器以宜今正樂譜以復古天祿石
渠琳瑯寶笈茂美燦備其佗輒雲球瑑虹玉者

難更僕數焉

聖製八編雲章是倬

恩牓八開風會是烝廉孝蔚於興桓巾箱振於戈壁

經始每在

六旬考終備致

五福沙門譯義全藏蕆役有類於斯

望之符於矢文也結亭名亭貌肖綵勝南彊北勝之

對

大聖人嗤之然而函美諾之或首係促浸之孚人幕犁南北尉列東西驃甸羊韋鯤身魚爛初存象郡繼定龍編爇萘橋摧噶箕使至土扈歸𥙿暹羅受吏驗風咭唎占呂荷蘭羅圖萊幣交午交問由是測斗查邊尋河鳥外閉屯萬里遊奕重洋流圜鑄絕時憲增篇陀犁克同六體之文金奔巴證三身之果

彤陛朝元

紫閣錫宴山鶼海鰈常物視之

四知燭照百勝券操蠢茲頑苗芟之夷之薰斧伐朝

菌庸逆命乎

望之符於成武也

纘禹之績灑沉澹菑四載是乘

六巡吳會審湧黃察龕赭塘其東掣西牽冀其南坍

北漲軌守江斐帆正漕卒桑乾不波鯉淀永澈

若夫金墉雉屹石街鱗比雲連疊道虹偃飛梁

孔宣之宮萬仞昌平之祿十三作廟致報立祠報

功受廛子來之民限程公旬之日糜太府之麗

不億垂奕世之利無極

望之符於行水度土迺梵筴左行泰西刻玉薩不死

莽爾噶譯著吉祥妙應之甬翠堵霄颬太常之

蜓鼇坏冬栩衛拉特膜拜之區宗喀巴頂經之

侶諸羅塑其儀狀靈佑晉其封號考擻合祔述

事傾耳

望之符於畏神服教也望適百里强半九十範徵演

庶

耄念篆寳念猶望也徵猶符也詠卦試鐙戒抑定譜

天何事而弗符

聖何時而弗望故體莫備於中和效莫轃於樂壽誠

莫積於悠遠福莫大乎尊養

太上皇帝勳之符若川流今之符若敦化符命之貞

龎洪既由景慶符瑞之志便章不在芝麟神龔

光堯詡耀史冊暇豫之吾吾酖之耳湯銘日新
夙誦天壽
大聖訓
聖幾萬揆一執中執兩
心傳面命政率典常修
温凊之序以順寒燠睗
衣膳之節以思佃織六幕安磐萬葉榮鏡臣朔六符
膂符屏之惕厲因心庥和底應堂聚

六世不竢轉瞚循蜚疏佗以來望所望符所符孰如
我
太上皇帝體用之上符
天載者哉臣
膚學鄙儒濫玷禁垣贍卬
紫太自維踰望維職業文字每伏誦
聖製望洋駭汗竊以立言之本
太上有德臣
下揚頌
聽焉若規

寧壽宮有閣曰

符望義同

遂初之堂臣

東無倦之肓不揣不文謹撰銘一篇祗

獻

黼座之右而序其始焉銘曰

天監於赫廓輦

聖圖誠求為望神應為符符迺心印望在德孚

題顏寶閣斟元酌樞

君子攸寧
仁者必壽建極覃敷
頤和亶厚言念首基履位弗疚繩
祖紀筴領
郊薦胄望之望之夕厲昕乾惟民望
君惟
君望
天

君符民志

天符

君年慶篤

五代勳集

十全是範是循

授政

訓政政奉

穹元我視我聽 政勵精純思恭思敬望豈私祈符匪

瑞應是曰凝望道順而承是曰貞符誠久則徵淳休
叶期蕃祉受膺爰立四和爰奏三登稽歲丙辰稱元
天命
體乾乾隆
錫嘉嘉慶鑄分泉府朔合時令納豫戒豫保泰居正

講義

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彭啟豐

臣

案盛夏之時發生方遂大君行慶賞之典所以順

天時也太尉先儒以爲秦官傑俊謂有才贊則引而升之賢良謂有德必遂其行道之志長大謂有力者則舉建而用之然尤恐有濫及也故申之曰爵必當有德之位祿必當有功之位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記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人君馭羣臣之柄莫

大於此設有不當而徇一己之私好則必無以正朝廷正百官也臣愚竊謂所以使之當其位者有三焉一曰尊宰輔以崇其體二曰恤羣臣以達其情三曰久任使以專其職明良之世泰交一德君不疑其臣而臣自不欺其君至於徵大臣之專擅戒羣情之朋黨此為夫主威不立庶政不修者言也若夫英明素著躬親萬幾宵旰憂勤無時或替其左右之大臣必有耆艾碩德從容朝廷之上以培養元和自能汲引

善類扶植忠良故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既知其爲
賢則布以腹心隆以禮貌此國家體統所關而凡陳
力就列者皆有所倚重矣至如小臣雖僅邀一命之
榮沾代耕之糈未能當大任與大議然自其讀書稽
古之日積思展布亦已久矣今日之小臣卽他日之
大臣故聖王每優恤而厚期之其厚期之至意尤在
作其敢言之氣有時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不可以
位卑言高爲辠也臺諫之官以言爲責固當責以盡

言即翰林曹郎亦宜令分班陳奏講明經術敷陳庶事朝廷耳目旣廣自能贊成淸明之治臣下支體輯睦亦摩厲而不至於廢棄此安坐而獲用人之至計也天之生材至不齊也人之抱才不相假也有嫻於文雅未必長於韜畧者能理錢穀未必能理刑名者即如虞廷諸臣兵農禮樂各有專司一官終身不易其任若甫履其地旋改而之他卬以政務必茫然莫辨亦有明習其事而不肯精心辦理者夫旣定三載

考績之典則黜陟幽明約以三年為斷非有大故不輕去位俾人與官相習官與事相宜推之郡邑守令有民社之責者使吏習而民安宜仿古者增秩賜金之制即有殊擢亦不遷其地則惇大成裕之風與明作有功之效相濟而成矣古者累日以致貴積久以致官銓敘之法莫善於簡要莫不善於煩瑣刪訂冊籍判別歲年吏胥不得顛倒其間而後畫一可守况人才之造就亦必優游漸漬俟其有成苟非有奇

材異能震驚儕俗之望寧循循焉守資格而不變既可免壅滯沈淪之歎亦足息覬覦奔競之私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之爲敘秩然不可紊能使民志寧一官人者亦較量先後秩其次第則章程釐然志氣恬然矣凡此三者要在人主之一心公平正大息去偏私舉錯自得其當乾坤之量無不覆載日月之明無不照臨所謂正其本萬事理者也書曰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蓋四時皆然不獨盛

夏之月也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延平周諝曰天子之于事則無爲而其所有爲者言動而已

彭啟豐

臣案周官有左右史記言記事卽今起居注官之所本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後漢撰明帝起居注自魏至晉則著作掌之唐六典有起居郎二人上掌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又有起居舍人二人上掌天子之制誥德音以修記言之史宋世號起居注

者多以館閣官兼掌之朝會對立於香案前常日則更番遞直於崇政邇英殿明初起居注爲專官隆萬以後乃歸之史官至今因之夫古人君恭己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所謂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者既存存不已又恐耳目之所接不大爲之坊而此心或自貢於非幾於是立之監佐之史盛則爲丹書之戒衰則有祈招之歌而又記其起居編諸簡牘誠以人主之一言一動即社稷安危之所繫天下治忽之所本

不可不謹也唐臣杜正倫云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
不盡其愚直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
直當今損於百姓也覩於此者雖欲不日愼一日其
得已乎昔唐太宗欲觀貞觀記注所錄何事褚遂良
不與君明臣直於此可鑑自唐宋以來愼重茲選所
爲當用第一流者惟是之故顧臣何人濫膺斯任密
邇德音陪侍經幄區區之誠常願
聖心湛然終始如一凡一言一動務求閑邪存誠上

合乎天行之健接堯舜執中之傳恭已南面無爲而
天下治焉書之簡策炳然與星日爲昭垂千秋之彝
訓至內反　臣心亦惟夙夜匪懈因事敷陳積誠感動
庶得效拾遺補闕之忠而不徒存撰述之空名矣

宋太宗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時三館所貯遺帙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

彭啟豐

臣聞帝王御宇將以探天地之奧類萬物之情參酌古今整齊風化未有不潛心典籍博采羣言遐稽古訓而能啟文明之治者也蓋自西漢崇尚經術表章

六經置寫書之官建藏書之策更遣陳農求遺書於
天下劉向父子校集羣書彙成七畧蓋當灰燼之餘
其君若臣相與右文稽古蔚然稱盛魏晉以降百家
競起著述愈繁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其著錄
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
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藏書之盛可謂至矣宋
承五代廢學之後太祖於開國之初卽求遺書至太
宗時崇文院貯書已八萬卷復求遺書而論者交詆

之誠以人主學于古訓惟日孳孳斯見聞以廣志
氣日以清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迨其後濂洛關閩
諸儒接孔孟之眞傳爲斯文之宗主未必非建隆雍
熙以來右文典學之所致也夫周秦以前之書以六
經爲主至漢唐以後以五子爲宗蓋五子之書闡明
六經之蘊者也下逮元明諸儒纘承遺緒互有發明
其於扶道術正人心所係實非淺鮮伏念
國家教思廣被文治光昭內府所藏經史子集已無

不具即朱子全書性理精義亦已頒行海內然自宋
儒以來元則有若許衡吳澄諸儒明則有若薛瑄胡
居仁高攀龍顧憲成諸儒我
朝更有若湯斌陸隴其諸儒類皆潛心理學實措於
躬行著於辭說其文集皆可采錄請
勅諭禮部凡宋元明諸儒之書有原本六經闡明性
理未經蒐輯者令督撫學臣留心采訪以時進呈備
乙夜之覽觀刊刻傳播並四方之趨向庶文教覃敷

度越漢唐矣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蔡新

臣謹案天人治亂之機其微矣哉欲治而不亂者天心之仁愛也不能有治而無亂者氣數之乘除也懼其亂而保其治者人事之所以維氣數而體天心也自盈虛消息言之則天心有時不能勝氣數以制治保邦言之則人事亦有時而符天心謂數不可逃六月雲漢之詩何以光復舊物謂時有可恃元狩天寶

之治何以不克令終知此意者於泰之三爻見之矣夫泰極盛之時也三亦猶陽長之候也聖人於否至四而後有喜詞於泰當三而即多戒懼慮患之意深矣蓋天下之亂也不於其亂而生於極治之時何也開創之始國勢方興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無非為天下謀治安為子孫措磐石其精神之所周貫天人實繁賴之履泰以後上恬下嬉漸忘其舊君以聲色逸遊為無害民生臣以持祿養交為安享暇豫

進諫者謂之沽直遠慮者謂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謀畫莫不狃目前之安而圖一巳之利夫圖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貽天下之害者也狃目前之安者未有不來後日之悔者也則堂陛之玩愒其一也開國之初簡節疎目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恃法也昇平以後巧偽漸滋則文網愈密以繁文縟節為足以黼黻太平以科條律例為足以釐剔姦蠹由是百里之命可寄而顆粒銖兩之出入不敢專焉鈞衡之

司可兼而是非輕重之權宜不敢問焉使其君子無所恃以盡設施其小人有所援以售巧僞行之既久人人但以簿書期會爲盡職而立法之初心設官之本意茫然莫辨矣則政令之煩瑣其一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當泰之時民物滋豐而民之游惰耗之俗之侈靡耗之朝廷之徵斂愈密經費日增耗之古者以庶而致富後世則以庶而愈貧古者論貧富於民間後世則計贏絀於內府古者制國用量入以

爲出後世籌度支則因出而經入由是雖有恤民之令而民不見德徒有足國之計而用不加饒則物力之匱竭其一也人才者國家之元氣撥亂之世尙功致治之初尙文皆有經世之遠猷泰運既開承平日久朝廷漸厭讜論士大夫諱言風節拘牽文義以爲學熟習圓通以爲才畏順柔詭以爲德靡曼縈縟以爲文俗以此爲尙家以此爲教莫不漸染成風揣摩干進夫貴之所向賤之所趨也家之所修廷之所獻

也在朝無骨鯁之臣工則草野之誦讀皆市心矣居鄉無廉隅之砥礪則登進之事功皆苟且矣則人才之委靡其一也風俗者盛衰之本源當泰之初其室家婦子里黨閭巷多有敦龎安集之思厥後生齒繁則家庭之詬誶日起生計迫則里巷之任恤漸衰商賈之豪奢適仕宦狙獪之險健欺善良朝廷敦寬大之政然法行於愚戇而疎於奸民是長其桀驁之氣也吏治博安靜之名而蠹胥之弊竇日啟雀鼠之案

櫝常戀是釀其刁悍之習也則風俗之澆漓又其一也此數者或由矯枉之過正或因時勢之遞遷皆人事與氣數相因而至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於泰之三爻即戒以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霜雖未冰月已幾望誠甚懼乎其孚也然可謂之氣數人事而不可謂之天心蓋天心之仁愛甚矣自古雖當衰亂之運其君臣能恪謹天戒側身修行則天猶未有不予之以治者況其未雨之綢繆乎誠使爲人君者凜兢業之小

心存無虞之儆戒念六月雲漢之詩鑒元狩天寶之治廟堂之上恪恭震動百爾臣工惟懷永圖罔敢玩愒以迓天庥然後崇簡易敦大體重責成戒叢脞則政令不煩矣省浮費戒屯膏修地利薄徵稅則財用不匱矣審好尚公賞罰獎忠直黜浮華則人才咸奮矣敦孝弟重農桑嚴豪猾淸獄訟則風俗還淳矣保大定功和衆豐財有苞桑之固無復隍之憂豈不於食有福哉而必自君心之無玩愒始則欲盡人事以

體天心而維氣數者誠不外艱貞之訓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眞德秀曰所謂教者非昭然示人以意嚮也逸欲之念少萌於中則天下從風而靡矣又曰舜以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皐以逸欲戒禹又以傲虐戒豈憂其有是而豫防之耶抑知其無是而姑爲是言耶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後之君臣宜示

以爲法

蔡新

臣案唐虞之世臣之於君規儆之意多而頌揚之詞少其見於經者帝德廣運益之所以頌堯也然亦在舜即位之後後世之公言也不聞堯之時有此也帝德罔愆臯陶之所以贊舜也然亦舜以明刑協中讓功於臯陶故臯陶以好生之德歸美於舜善則歸君之義也外此則所謂贊頌者無聞焉而戒慎儆惕之詞不一而足至臯陶此篇明示以逸欲之不可開兢

業之不可忘而萬幾之不可曠則信乎爲君之難也
夫自公卿大夫以及士庶莫不各有當爲之事則莫
不宜有兢業之心宜戒逸欲之萌然不過一身一家
焉耳一官一職焉耳豈若人君爲天下臣民之主四
海之廣兆民之衆政令之繁皆仰賴焉苟稍有自暇
之思則萬幾之來日積月累欲姑置之則見紀綱之
不振將分委之又慮威福之潛移故自古明聖之君
惟無逸而已矣無欲而已矣逸者欲之漸欲者逸之

根也何以克之敬而已矣兢兢業業敬之至也蓋邇欲之萌初或以爲無關於政治之大無害於臣民之故然莫不始於微而終於著始於細而終於鉅始多因一念之自恕而終漸至衆欲之交攻其性情心術必有潛移默奪而不可遏者生心害政發政害事甚可慮也惟敬則以天監爲必不可欺以民情爲必不可愚以淸晏昇平爲必不可恃以水旱災祲爲必不可忽以左右近習爲必不可狎昵以聲色貨利爲必

不可迴頹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兢兢業業持守此心者未嘗敢有須臾之怠此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也三代以下不無勵精圖治之主然不敬則不純漢武帝建元之治是也不敬則鮮終唐明皇開元之治是也不敬則多擾宋神宗熙豐之治是也其柔闇之君固不足以語此卽負不世出之資具大有爲之志者亦每每如此此無他兢業之心微而逸欲之念錮於中也抑自古未聞有以逸欲

教人者而臯陶顧以教有邦爲言何也蓋天下之從好不從令也久矣人君詔誡號令或重巽以申而人不從至於心術嗜好之微動作起居之細有外廷所不得知而天下從風而靡者有諸內必形諸外獨之不可掩如此也此臯陶所爲惓惓也夫舜大聖人也有虞之天下至治安也而廷臣之所以進戒者至極之於怠荒傲虐甚之以朋淫殄世類皆中主所不肯爲而亦若危亡之立至者不已鄰於詆誣近於毀謗

乎乃諸臣呰口陳之舜虛懷受之上下之間無少疑忌蓋深見夫天命之不易人心之惟危而兢懼之不可以怠也後世臣心益靡主極日隆大臣無有格心之論人君不聞逆耳之言泄泄自安委蛇朝右夫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此李林甫所以誤唐元宗也豈足法乎惟漢汲黯之於武帝唐魏徵陸贄之於太宗德宗庶幾近之武帝多欲德宗猜疑非能聽言者獨太宗從諫如轉圜然於魏徵亦嘗怒之曰會須

殺此田舍翁而於封德彝字文士及則明知其佞而用之此以見厥直好諛非獨拒諫之君爲然亦明主所不免也或又謂人君開諫諍之門獎敢言之士則臣下爭爲激切之論以鈞直聲而取世譽徒使求言納諫之君轉而厭聞激聒之論亦勢所必至者然此則論語有之矣曰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其言而是則行之使之知勉言而非則置之使之知愧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不奪臣下之名而凡臣下之名皆君

上之名也若未問其言之可採與否而逆計其心之有爲而來則忠讜之路必有逡巡而不進者不幾於因噎而廢食乎且人旣日以正言告其君則必不敢顯以邪行示於衆君旣虛公採納而予之以名則臣亦必天良感動而報之以實是始而希譽旣而避毀終而革心矣此又以善養人轉移風化王道之大者也其善氣之薫蒸太和之翔洽於以迓天休而邀景福不難矣臣故因唐虞交儆之意而並論之云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蔡新

臣謹案觀人之法德與才而已矣德者就其身言之所謂行有九德言其人有德者也才者以其事言之所謂載采采者也先儒釋之以爲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言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又曰人之行凡有九德言人之有德者必觀其行事如何誠有見於唐虞之取人必才全德備體用兼優然後爲純品也抑臣考其文義按其本末輕重之倫而知皐陶立

言之意固非漫無先後於其間也蓋德者本也事所從出者也事者末也德之見端者也世固有有德而短於才者然亦不過拘愨謹愿無大設施耳非若有才無德之徒其本既失其事雖或可觀舉無足信也觀人者亦言其人大概有德乃可驗其某事某事之善若徒即事以求之未有不失之者也宋臣崔與之曰天生人才自足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存者次也人

君求賢豈不欲盡得其上者用之而不可必得則與其才浮於德也毋寧德浮於才唐虞之世方鳩僝功終於擯棄而漢唐宋以來小人接踵而起者皆信之於一二事也且夫小人而至威權氣燄足以籠絡臣民使一人惟吾言之是聽而爲所欲爲者非實有英奇幹濟負出羣之資者不能昔司馬光欲復差役期以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尹蔡京獨如期舉約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吕惠卿知

大名鐵騎過洛寂不聞聲詰旦伊川乃知之歎曰其才亦何可掩也故自古未有無才而能爲眞小人者亦未有無才之小人而能害人家國者也幸而遇精勤之主明察之君權無旁落術不盡售雖時露其巧詐逢迎亦終有所逡巡畏縮而不得逞此封德彞宇文士及不能爲害於唐而丁謂王欽若未至貽毒於宋也倘或喜其英奇而樂其幹濟勢且入其術中而不悟就使不竟其用猶將爲安石之禍宋若一任其

設施展布俾得逞其陰賊險很之才幾何不爲商鞅之治秦乎夫安石毅然復古欲與三代之治商鞅審時度勢坐收六國之全亦豈後世瑣瑣薄技嗜利懷私所可比者而其害已彰彰如此此處書所爲重有譏也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蔡新

臣謹案樂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是易簡者禮樂之端而禮樂者刑罰之本也易繫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天地惟易簡故五行之吏四時之官各司其職而寒暑晝夜長養收藏視此矣聖人惟易簡故命官分職選賢授能各舉其事而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視此矣此政簡刑清治道

之所以隆也後世人不足而問之法法不足而濟以刑上疑下之難知而故爲不測以神其術多爲防閑以定其志下疑上之難事而爭爲揣摩以迎其機巧爲隱匿以逃其罪其始也起於上下之相遁其究也必至上下之相蒙易事易知兩無當矣夫法制禁令聖王之所不廢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然要皆以人用法非以法用人也以法用人毋論法未必盡行即使令行禁止而商鞅終不可以治秦毋論法未必有

合節使引今酌古而王安石終不可以治宋無他弊常生於所防之外而情每拂於用法之中也昔汲黯奉使以便宜持節發河南粟賑貧民寇準欲擢指揮使吏以例籍進準曰用牙官尚須檢例安用我輩是二事者下不以此自疑上不以此爲罪誠有得於易事易知之意者也若必胥天下而納之於科條律例之中則變理鈞衡之職掌幾何不等於吏胥而學士大夫之繩束且將自同於輿隸政體有虧而廉隅日

頓正蘇洵所謂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國不足以爲國者也是以人主於此彰好愼惡信賞必罰使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汲汲於辨人才而不汲汲於講法令是緇衣命篇之意也夫

唐太宗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有司奏事嘗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怫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詞色豈敢盡其情故上出是接羣臣詞色愈溫

蔡　新

臣謹按有唐賢君莫有過太宗者太宗之德以納諫為首稱史冊所載如孫伏伽戴冑之執法以爭無殊於張釋之皇甫德參之激切上陳不異於汲黯帝皆

優容嘉納可謂盛德矣而魏徵猶勸帝假詞色以受盡言者太宗以神武定天下即位之初置館殿側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選天下文學之士令更日直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其天資英邁博識古今當時廷臣才識未有能幾及之者也意其臨朝之際或不免有神聖文武之資稍形於詞色故孔穎達以為位居尊極炫燿聰明則下情不達諸臣召對之多失次三分不能道一其以此歟然此猶就陳事者言之

未及乎怫意觸忌而諫者也怫意觸忌而諫者人臣之所極難也顯言之則近於賣直諷言之則鄰於刺譏援引言之則疑於迂疎激切言之又幾於毀謗總之皆逆耳也夫君之於臣上下至懸殊也臣之爵祿君所賜也榮辱君所定也不寧惟是即身家性命亦君所成全也旣已託命於君誰不願爲將順以自結於媚茲而獨甘爲逆鱗以嘗試於不測必其實有忠愛愷惻之忱不容自已者也不然則其賦性戇直者

也不然亦其顧名思義者也不若是巧者必揣摩以迎合拙者亦緘默以取容矣李絳之對憲宗曰人臣死生係人主喜怒誰敢發口諫者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十無二三與徵所言意正相類是以聖明之君邇言在所必察陳言有所不厭言及主躬不嫌於過當言及時政無妨於過激即有一二無稽弗詢之說亦第勿聽勿庸已耳夫豈無狂愚不知大體以自觸罪悔者賴聖哲以免也太宗惟

能聽受故羣臣上書亦多可采而貞觀之時號稱盛治況由此而上之爲夏禹之懸鞀置鐸大舜之善與人同又有大焉者乎然則諫草之稀不必盛世直臣之衆愈彰聖主讜皋益之謨可以觀矣